

大法给我新生



我是秦皇岛昌黎县农民，今年六十岁了。二零零六年我因病去北京等地治疗一直没有起色。家人也一直不告诉我到底得了什么病，我猜大概是得了

癌症。于是我就背着家人跟医生说：我什么都知道了，告诉我还能活多久？果然，医生说我得的是喉癌，要做手术的话最多也就能活一年，而手术费却很昂贵。我一想家里哪有那么多钱？治也治不好，那我治它干啥？我就回家了。

◎改写医生的结论

我们村有个修法轮大法的，我叫他“老弟”。以前他跟我讲过法轮大法治病的奇效，要我不要相信中共那些谎言。我看他天天精神饱满，生活愉快，于是就问他：你们法轮功治癌吗？老弟说：我们师父说大法不是治病的，是修炼，抱着治病想法反而治不好病，什么都别想，一心学大法就行。这个大法，就象个大熔炉，你的病就象木头渣一样，进了大法就啥也不是。

我想反正也都这样了，连死都不怕了还怕啥？就这样我开始学法炼功。慢慢的，我的身体好起来了，家里、地里的活也都能干了，谁也看不出我是被判死刑的人。这样我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两年，身体状况一直非常好。

◎放弃修炼之后，痛不欲生

在零九年的上半年，我跟大队干部发生了纠纷，我骂人家；在家庭矛盾中我也没有按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已，觉得对自己不公。因此我法也不学了，功也不炼了，整天的找村干部打架，还要去告他们。

这时的我已经不再是个修炼人。结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癌症复发了，而且扩散的很快，已经不能治了。我想反正也不行了，就随它去吧，连烟都抽起来了。但是一抽烟就燎嘴，我就包上塑料再抽。

写到这儿，眼泪模糊了我的双眼：慈悲的师父一直在管我，点化我，可是我还是不悟不争气。

口腔内疼痛难忍，家人就用冰块、冻的袋装牛奶放在我的腮帮子上冰，口腔内还放入冰冻了的果冻条，这样来缓解一下疼痛。后来我接受了化疗，化疗后整个腮部象铁板一样坚硬。零九年七月的一天，自己真是万念俱灰，想一死了之，就准备了农药和绳子。已经不再修炼的我早已忘记了大法不准自杀的法理。

妻子下地打药去了，我就喝了四大口农药，足有半斤，怕死不了就又喝了一口。五个小时后，家人回来了，知道我喝了农药，就找车送我去医院，我死活不去。（转下页）

明慧週報

●秦皇岛版● 第194期 2009年11月5日

悉尼天国乐团渔人节游行受欢迎

二零零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下午，澳洲悉尼天国乐团应邀再一次参加堪波波塘市政厅举办的大型渔人节

（Campbelltown City Festival of

Fisher's Ghost）游行活动，一路上受到当地民众热烈欢迎。



渔人节游行是当地一年一度盛大的庆典，吸引上百个不同民族的团体参加，悉尼法轮功团体是第九次参加这个活动，每次他们都深受当地民众的高度赞誉，并获得主办方颁发的不同奖项。今年的渔人节活动会延续至下个周末，届时法轮功团体会有更多的参与。◇

【明慧网】前一段时间，父亲的一位老上司从外地来看父亲。这位老干部八十岁了，是老党员。每次见面他都谈到中共的腐败、黑暗，他的妻子还说：现在的军队都不知道有多黑，根本是无法想象的黑暗。

中共干的坏事，老上司比我父亲知道的要多得多，因为他经常收到上面的秘密文件。他说，前段时间又有文件，说的是“中共执政危机”。当他看到这个文件时，他就打算好了，随时提出退党申请。这次见面，他还说共产党自己都发出了“执政危机”，说明时间不远了。

后来我打电话劝这位老上司说：“现在的社会风气，您也很清楚，您从心里退了（中共）吧！”他大声回答：“好的，知道。”接下来他马上又说家常话了，我以为他没听清楚，于是我又说了一遍：“您记住我的话了吗？”没想到他马上说：“听清楚了，明白，好的。”然后立刻转换话题。看来，我说的话他都听懂了，他一定知道全球的三退（退党、团、队）大潮，同时也注意了安全问题。

父亲知道后有些意外，没想到老上司这么容易就退了。看来中共内部的很多高层干部，都明白中共长不了了，都人心思退党呢。◇

■ 注：截止到11月3日，已经有近6301万的中国民众声明退出了党团组织。



中共高层人心思退党



秦皇岛第一看守所

2009 年 9 月 18 日下午 4 点，山海关公安分局和西街派出所 10 多名恶警，闯入法轮功学员李雅平家将她绑架，并野蛮抄家。这些人不出示任何证件，象土匪一样抢劫走电脑等私人财物。现在李雅平被非法关押在秦皇岛第一看守所。

秦皇岛第一看守所在土台子，从马路边上经过，不过是几幢办公楼，一个院子，外面有门卫，隔壁是武警驻地，一般人只能到门卫边的一个储存室外面，把衣服、钱隔铁栏递过去，这个储存室是单独开门，根本不算进了看守所。下面是明慧网发表的《我在秦皇岛第一看守所遭受的迫害》一文中的部分内容，详细揭露了一看女监内幕。

◆ 从摧残人的尊严开始迫害

监区门口一侧是值班室，值班室里放着监控设备，可以看到每个监室的情况。从值班室一直往前走，快到头时，是三个女监室，管教是李晓梅。

打开一扇厚重的铁门，是用铁栏杆制成的又一道门，铁栏门下半部有一个能容一个人钻过的空儿，号里的人就是从这里进进出出的。这个邪党的政府，为了瓦解人的意志，首先让你低下头，弯下身子，从形式上屈服于它。

被非法关押进的法轮功学员，刚来时，被带到卫生间，被脱掉所有的衣服检查，胸衣、内裤都要被仔细的摸过。在众目睽睽之下，脱掉衣服，被一群人摸来摸去，人的尊严一点都没有了。此外，还要“享受”一次“理发”，被强迫剪成三齐头，看守所给这起了一个名词叫“从头做起”，其实就是“从头开始迫害你”。

◆ 每一秒钟都在迫害

监室有一半是通的板铺，一角是卫生间。监控设备 24 小时开着，灯 24 小时开着，人的一举一动都被盯着，人的隐私完全被剥夺了。

不管多少人，早上洗漱时间都是严格限定的，之后就开始打扫卫生，刚进来的人第一项就是擦地，来回擦，没有时间，没有次数，号长、管教随时检查，这是摧残人精神和肉体的办法。除了睡觉、吃饭一律坐板，身体挺直，类似军队的坐姿，让人在寂寞之中消磨、消沉，最后任其处置，长期坐板的结果是屁股、膝处两边各有一块黑。

吃饭铃一响，就要行动，排队报数打饭。食堂人的工作服、勺子、提的饭桶都是脏兮兮的。

所谓的饭，早、晚是一勺玉米糊加一个馒头，中午是菜汤加两个馒头。玉米糊经常是半生或是糊的。咸菜不是随意吃的，腌咸菜的盐据说是一看每往唐山盐场（冀东监狱）送一个人就给二袋盐，都是不加碘的。中午的菜汤冬天是白菜帮，夏天是最

便宜的，菜老的嚼不动，都是腻虫，也不洗，还没有油。

每日下午有一顿小灶，放点肉就 20 多元（2004 年的价格，现在更高，以下同），一勺牛肉炖土豆，土豆不去皮，占总量的 2/3，就要 30 元左右；日用品都是假货中的假货，价格却是市场价的 3 倍，一瓶普通的超市 10 元左右的洗发水，一看要卖上 27 元左右；医药的价格更是吓人，有的要翻上 10 倍，还没有好药。这些都为看守所谋取了暴利。

除周六、日外，每天上下午各有大约半小时多的所谓放风时间，其实是对人思想的一次次强奸。站好队，唱邪党的歌，监室房上来回巡视的所长、各班管教都在盯着，发现唱的声音小，唱的不齐就大喊大叫。

晚上 7:00 必须分几排坐好，看新闻联播，这也是一种精神强奸，你必须接受它的声音。晚上的号会，长达一个小时，强迫背监规、值班守则，隔一段时间就要写“心得体会”，歌颂看守所。

晚上电视一关，就开始值班，2 人一班，每个人约 2 小时，值班时要直直的站立，不能动，也不能说话。这个邪党自己迫害人不说，被迫害中的人还可悲的被利用来互相伤害。

可以说，这里每一秒钟都在迫害。◇



（接前页）他们没办法就找来了当地的医生。医生说喝的时间太长了，恐怕不行了，愿意输液就输输液试试看，但希望不大。

这样就给我输上液。结果越输越舒服，越输越轻松，家人看了我一宿，看我没事，该干啥就干啥去了。等家人走了以后，我在屋里放上桌子，把绳子挂在房梁上，刚把头伸进绳套去绳子就断了，我从桌子上掉了下来。家人听到响声都跑进屋发现我在寻短见。

◎大法再次给了我新生

我怎么想死还死不了呢？姐姐看过大法的书，说：是大法师父不让你死，你还是学大法吧！我想想：那我还学大法吧！

老弟来看我说：你还是学大法吧！那两年你身体多好，你亲自体验到了大法的神奇。你看，你喝了那么多农药都没咋的，这不是师父在管你，替你承担了这一切吗？别让师父伤心了。师父多慈悲啊，不想落下一个有缘人。

我羞愧难当，说：好吧，只要我能动，我就学法炼功。当时我身上还插着尿管。当天晚上我炼了一套功法，第二天我自己就能上厕所了，脸部的疼痛象有小铁爪子抓一样，但只要我看书学法，疼痛就能忍受。于是我就看师父的讲法光盘、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之后再看法书。这样学法炼功十多天吧，脸上的硬块变软了，一点点的变小了，身体恢复的很快。现在我能接送孩子上学，在房上扬玉米了。

师父给予我的我无以回报，唯有坚修大法。我要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乡亲，让大家都有幸福和美好的未来。